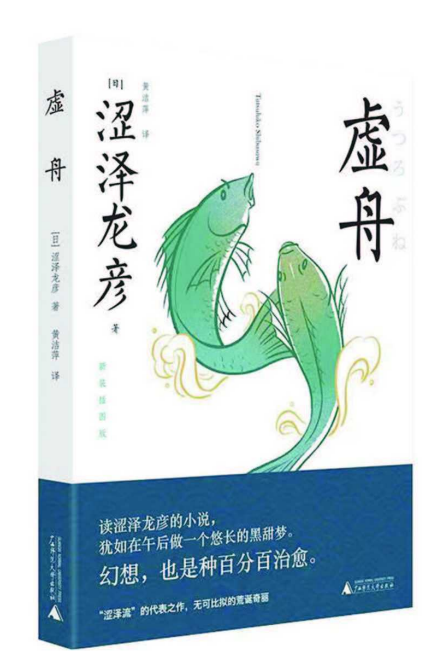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虚舟》(新装插图版)）
(日)涩泽龙彦 著
黄洁萍 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[作者简介]
涩泽龙彦

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、评论家。对三岛由纪夫等人影响甚深的“暗黑美学大师”。他致力于将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与思想暗流介绍给日本学界。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研究法国文学，并集中向日本读者引介萨德侯爵、巴塔耶、阿尔托等异色作家的作品，极具振聋发聩的作用，轰动一时。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进行创作，写出了大批充满暗黑色彩的幻想文学作品，成为日本杰出的幻想文学先锋。

古杯传说

这几年来，兰亭将妻儿留在江户家中，自己专往镰仓的草堂去，一味醉心于悠然风雅的生活。由于他眼盲看不了书，便以给自己念书为名，总把江户一名女弟子带在身边，没事也会悄悄进出妓院。女弟子名叫荣女，听说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半老徐娘，认识兰亭前还是个黄花闺女。她的声音异常清澈甜美，若只听声音，会让人误以为是多么可爱的女孩儿呢！兰亭非常喜欢荣女的声音，夜晚一边听她读各种各样的书籍，一边听着房檐边瑞鹿山上传来的阵阵松涛，在草堂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。在各种各样的书籍中，有似乎是宽文年间印行的小濂甫庵的《信长记》。其中第七卷中有一节叫《元日酒宴之事》。兰亭一手擎着酒杯，一边聚精会神地听荣女朗读：

“比及天正元年十二月下旬，远近大名小名一人不残，参集岐阜，为刷正月元日出仕之妆，仪式严重。时信长公打祝，出酒，已及三献，珍肴有之。‘今可有一献！’言之，出黑漆之箱。见而怪之为何，时柴田修理亮胜家饮尽，令自开盖，乃附箔浓黑三首。各附有礼，乃朝仓左京大夫义景、浅井下野守、其子备前守长政三人之首也。满座之人见此，尽言：‘值此御肴，下户上户，并皆欢宴！’遂各歌舞，酒宴暂无止息。”

文中的“附箔浓黑三首”，指涂漆后贴金的骷髅杯。据说天正二年正月元日，信长将北国之战所获朝仓与浅井父子三人的首级布漆涂固，制成骷髅杯，并在宴席上用此杯与众将痛饮。如今这已是脍炙人口的故事，而在兰亭生活的宝历年间却不见得有名。兰亭对此事深感震动，实乃意料中事。兰亭到底是个野心勃勃的酒杯收藏家，只要是世间罕见的珍奇酒杯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他都心心念念要据之已有。他就是这般执著。

《虚舟》为涩泽龙彦的怪谈作品集，内收录有涩泽龙彦在不同时期发表过的 8 个短篇怪谈故事，探讨了生死、善恶、人性向阳与背阴面等主题。有在日本江户时代关于不明物体的传说基础上发展而来、讨论生死观念的《虚舟》，反映善恶轮回辩证思想的《骷髅杯》，等等。本书在日本传统怪谈的基础上，杂糅进真实的历史和丰富的知识，在创作上手法上则延续了涩泽龙彦暗黑美学的风格，亦真亦幻，是涩泽龙彦的重要作品。

骷髅杯

“骷髅杯，那才是酒杯中的酒杯啊！以前并不在意，如今已经听说了它，我无论如何定要将它弄到手！”

听到兰亭的自说自话，荣女从书中抬起头来：

“啊？老师，您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自言自语罢了。《信长记》就不读了啊，乏味了。明天开始换一本吧！”

此时夜过三更，草堂里夜色深沉，附近群山里的雌雄画眉不停地鸣叫。

黑夜出发

在那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，秋山玉山和弟子也在草堂小住，顺道来玩。兰亭如往常一样，又喝得酩酊大醉。突然，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出发！”

众人愕然：“说什么出发啊，现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，你要出发去哪儿？”

兰亭不慌不忙地回答：

“其实我就等着天黑呢！你们都不要做声，跟我走就是了！镰仓是我的地盘儿，一定不会乱来的。”

玉山和弟子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却不能眼睁睁看着失明的兰亭冲在最前面而不管不顾，于是慌忙从他身后追上去。兰亭平时就我行我素、不拘小节，所以这种时候，作为老友的山心心想：又来了！值得钦佩的是，荣女独自留下来看守草堂。顺便一提的是，宝历年间的兰亭和玉山二人都已近不惑之年，说不上年轻咯。

没有月亮的春夜里，微暖的和风吹来。但对眼盲的兰亭来说，有无月亮都无关紧要。兰亭仿佛佛眼睛能看见路似的，健步如飞走在前头，玉山不禁暗自咋舌：

“这家伙，看来平时没少在镰仓附近转悠啊！明明跟我年龄相仿，脚力却比我强得多。”

这么一想，玉山不甘落后地加快脚步。

极乐寺

翻越巨福吕坂，走到鹤冈八幡宫跟前，又从后宫大路径直向比海滨方向走去，三人一路都不做声。兰亭一味沉默着，只顾加快脚步，玉山也铆足了劲闭口不言。深夜了，路上没遇上什么人。在下马桥往右拐就进了长谷小路，如果要沉默着走到这条绵延的小路尽头的话，对玉山来说太痛苦了。他们走到极乐寺路铎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大海。这时，玉山终于忍不住开口：

“喂，不是开玩笑吧，你打算走到哪里去啊？”

兰亭生硬地回了一句：

“极乐寺！”

“极乐寺？”

玉山不自觉地大声重复着，随后觉得这人真是荒唐，便无心再问了。年轻人明显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，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

应永年以来，极乐寺遭遇多次天灾，日渐衰微，完全失去了昔日风貌，面目全非，一片荒凉，寺内也不曾住过人，如今只剩一座茅草屋顶的山门黑乎乎地立在夜色中。三人抵达了山门，玉山终于开口道：

“我走不动了，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兰亭出乎意料地爽快答应了，或许他也走累了。三个人坐在山门的门槛上长歇了一口气，都走了半时多了，膝盖已经有些发抖。寂静的夜里，不知从哪儿飘来了瑞香花的香气，让人觉得春意盎然，仔细听还能听见瑞鹿山草堂里夜夜可闻的雌雄画眉互

鸣的奇怪叫声。看来，都过三更了。周围一片寂静，寂静得有些可怕，这种时候只剩这三人还醒着吧。玉山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话说，你到极乐寺，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许是周围太安静了，兰亭也缓和了态度回答：

“嗯，不为别的，其实我想找出大馆次郎宗氏的墓地。”

“大馆次郎宗氏，就是《太平记》里出现的新田义贞门下的部将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隐约记得，大馆次郎似乎在元弘三年的战役里，想比义贞抢先一步从极乐寺坂攻入镰仓，遂与前来迎战的北条兵激战，之后武运不佳，战死了？”

“正是。你哪里是隐约记得？简直一点不差嘛。”

“稻村崎的海滨附近，就是这一带，立着一个名为‘十一人冢’的旧石塔，有传言说里面埋着大馆次郎主仆十一人。”

“不对。十一人家里埋的可能只是无名小卒。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看，大馆次郎的墓地一定在极乐寺的后山。而且极乐寺里保留着大馆次郎战死时所用的马鞍和铠甲等遗物。”

“哦？”

夜半飞石

交谈停住了，一时间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。可怕的沉默恐怕会让人越发觉得恐怖，玉山赶忙打破寂静，焦躁地寻找话题。他口齿不清地更压低了声音：

“你要找大馆次郎的墓，找到了又如何？莫非你打算把坟墓……”

他没有继续往下说，心里想打消这种突然冒出的不祥念头，并懊恼自己不该提起不想涉及的话题。然而，兰亭却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，对玉山谨慎小心的样子反而起了怜悯之心，嘴边浮起嘲讽般的微笑：

“你说想又不敢说的事，正中我下怀。我早就前思后想过了，元弘战乱中死去了很多南朝忠臣，我想把其中一个史上有记载的忠臣的骷髅搞到手。但在镰仓这个战场，符合我条件的又出乎意料地少得可怜。选中大馆次郎的骷髅，是我多番考虑的结果。想要制成骷髅杯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虾兵蟹将太没意思，所以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想掘开大馆次郎的墓地，设法把他的骷髅弄到手。趁天黑赶紧动手吧。”

兰亭话音刚落，突然不知从哪儿飞来了大大小小的石块，不偏不倚砸在头顶的屋檐上，屋顶摇摇晃晃，吓得三人屏住了呼吸。玉山和年轻弟子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，没多久，石头又飞了过来。幸好有山门的屋顶挡着，要是石头砸在头上，恐怕这三个人早就身受重伤了。屋顶吱吱嘎嘎地摇晃着，偶尔还落下一两块大的石头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三更半夜的还有谁在打石子仗吗？谁干的好事？”

年轻弟子吓得瑟瑟发抖，一个劲儿想往外面跑，幸好玉山拦住了他。

“外面危险，待在这里才安全。我们还没弄清楚石头从何而来。我估计，怕是遇上了天狗飞石。”

“天狗飞石？”

“嗯。我也是头一回遇上，不过山里面自古就有天狗飞石。在我老家熊本县，就常有这种说法。若是被石头砸到，就不得了啦！天狗如果不欢迎我们，就会扔石子以示

警告。”

玉山严肃地转身看着兰亭：

“喂，老友，不是我吓唬你，掘坟这种事不要做。我不是迷信的人，但现在我们确实遇上了天狗飞石。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不要再往前走了，乖乖地原路返回，你说呢？”

兰亭冷笑着说：

“蠢货。连你都说这种自作聪明的混账话，我完全没料到如此糊涂。我苦读古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大馆次郎的坟墓所在，你竟要我放弃？那我岂不前功尽弃、抱憾终身？天狗飞石算不了什么，跟大馆次郎没有半点关系。古书里也没有记载过被天狗飞石击中就会一病不起的前例。第一，我是瞎的，看不到什么飞石，看不到就等于不存在，反而是没瞎的人看到不紧要的东西就被蛊惑了心智。天狗飞石？可笑！荒唐！”

话音未落，飞石又哗啦哗啦砸了过来，发出巨响落在山门的屋顶上，它们似乎听到了兰亭的谩骂一般。年轻弟子哭喊着跪倒在地上。

天狗飞石停了一阵，玉山再次转向兰亭，他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：

“没办法了。老友，我们就此拜别吧，我要往回走了。我不忍让你独自一人前往，但不管怎样我无法帮你完成掘坟的心愿。你莫要怪我。”

天上惊雷

玉山说完，带着年轻人慌慌张张地原路返回，但始终放心不下他这位盲人朋友，于是躲在隐蔽处悄悄窥视兰亭的动静。月亮姗姗来迟，终于爬上空中，周围的事物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

玉山突然冷漠下来不无理由，他心里期待着兰亭自己能改变主意。虽然兰亭好强，但若是没了朋友的依靠定会软弱下来，别说掘坟了，肯定会打退堂鼓。可是，玉山的期待落空了，兰亭去意已决。

兰亭似乎并未察觉玉山和年轻弟子的窥视，步履蹒跚地走进极乐寺的院落里，经过腐坏的庙宇，径直横穿了院落，轻车熟路一般朝着寺院后山走去。极乐寺曾具七堂伽蓝，寺院十分宽敞，鲜有人迹的后山有几座坟墓。说是坟墓，不外是在镰仓石的山腰上凿成的横穴式石窟。长年累月的草木掩盖了石窟，倒在地上的五轮塔布满了苔藓，许多坟墓仅能窥见入口。当然，也极难判断坟墓的主人。

玉山和年轻弟子一直盯着前方看。兰亭的身影愈走愈远，终于消失在夜色中。过了一會兒，玉山无聊地说了句：

“哎，最终还是去了。但是找不找得到大馆次郎的墓地还很难说，可能他一会儿就会回来呢。”

年轻弟子悄声道：

“方才，我还很怕兰亭先生让我陪他同去呢！幸好没有，吓死我了。不管是谁的坟，我压根儿就不敢掘……”

这样又过了半时左右，两人一直躲在山门旁的暗处，急切地盼着兰亭回头。天快亮了，围绕着山谷寺院的群山上，又传来了雄雌画眉宛如凄凉笛声般的和鸣：“啾——啾——咕——咕——”

这时，天上一角突然响起巨大的雷声，一道白色闪电划破夜空，径直落在了寺院后山。玉山见状，只觉得一盆冷水兜头泼下一般。他闭上双眼哀叹道：

“啊！兰亭这家伙终于还是找到骷髅了。到底找到了啊！天意啊！”

(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节选)